



廉鑑序



先正薛文清有言廉有三品見
理明則不妄取尚名節則不苟
取畏法律保祿位則不敢取雖
然夫不取而兢兢不敢也此僅
惕於法也彼不肖而以賄聞者

褫冠帶鐫姓名銅墨簡之析楊
辱之而不少衰止則法何足恃
故檢修邊幅庶幾矜節之士也
然介氣所激非關本性或抗志
於一簞一豆者不免蹉跌於不
暇辨之萬鍾蓋理之弗明則欲

亂其神故也醉者俛入城闔以
爲七尺之閨超江河以爲尋丈
之瀆當其醒時不然乃知見理
明則識自定識定則神自恬神
恬則趣自高世累詎能撓之是
故立百防以範俗不若提一言

以醒貪吾友錢紫芝之廉鑑所爲
作也紫芝之睠懷千古彙周季迄
今善讓約取潔躬自好之士二
百九十六人大抵心旌流水避
賄若遺義薄青霄辭賞若辱出
處作用不同惟立意矚然不欺

者稱焉令人靜坐對之覺骨節
霜凝奮起百世之上奚啻玄暎
澄潭鬚眉畢照哉紫芝之理學家
傳步武太常遺軌太常者卽鑑
中所著海石先生也紫芝不屑
問家人生業雅與當世賢豪長

者游析業郡之角里以近都市
弗居別構一椽壺溪上環堵蕭
如詠詩自樂吾知紫芝胸中別
有一般清味矣唯其有之是以
似之紫芝嘗稱顧叔時語周子
無欲二字正從咽喉上著刀然

工夫須在平時余謂平時工夫
亦只從理路上尋討箇根原出
來理明自能勝欲請以文清之
言質

年弟吳麟徵拜書

壺天玉露廉鑑序

憶笈叨校郡史時見吾鄉先輩
多志節士欲別彙爲一傳而限
於卷帙續得廉鑑一書讀之手
不忍舍中間略有矯枉過正者
因得友人董南宮所寄廉平二

錄稍稍取裁一軌於正若所謂
利根斷盡而名根猶存高行卓
然而廉隅太露者弗敢槩錄已
古之君子讓不失禮清畏人知
而何以名爲名之流救余不忍
言爰採春秋戰國迄我隆萬凡

二百九十六則刪述舊文藏之
篋笥出入與俱稟爲明傳雖書
不盡人而事皆有據卽鄉黨懿
親不敢隱亦不敢誣間有紀聞
隨卽臚列尚胥後刻以廣清修
其生存者都不臚列始自秦溪

隨親角里載徒白苧更寓鄭園
晚卜壺天間關五徙遂使先世
遺書零落殆盡而此編獨與一
經常伴故帶韋欲絕精采彌新
殆將終身與我同其顯晦者歟
茲因五嶽之遊曾付奚囊以當

壺天之一露所遇同志輒覓副
文則又所謂手不忍舍者也偶
隨家叔家兄暨子姪輩同校先
正張靖之先生遺藁因其餘棗
付諸錢人間讀一過爽然如對
青霞而餐白石亦知同此味者

正復不少也。要以三旬九食帶
索行吟。古人之窮。豈獨我耳。若
曰莘野。囂囂隆中。寂寂陋巷。空
空效法。斯在則一丘一壑。一笠
一蓑。視息人間。世遠矣。余何敢
望焉。時

天啓乙丑三月三日錢陞謨



公孫白一介不...

...

...

...

...

...

...

...

...

壺天玉露第一卷目錄

廉鑑

春秋戰國

季文子

公儀休

子產

子臧

魯叔肸

子罕

孫叔敖

晏嬰

鬬子文

季札

解揚

鄭公孫黑肱

子家羈

舟之僑

田基

申包胥

屠羊叔

江上丈人

顏闔

荆與

爰旌目

鮑焦

列禦寇

莊周

魯仲連

侯嬴

趙括毋

西門豹

顏觸

西漢

董仲舒

公孫弘

田叔

李廣

鄭當時

疏廣

尹翁歸

王尊

朱邑

鄭崇

羊續

鄭子真

嚴君平

楊子雲

荀恁

嚴遵

謝安

謝安

王羲之

王羲之

王羲之

王羲之

王羲之

王羲之

王羲之

王羲之

王羲之

王羲之

王羲之

王羲之

壺天王露第一卷目錄終

壺天王露第二卷目錄

廉鑑

東漢

鄧禹

寇恂

祭遵

李忠

任延

宣秉

范遷

鄭均

孔奮

張堪

趙咨

閔仲叔

第五倫

鍾離意

朱暉

袁安

王恂

龐參

崔瑗

楊震

楊秉

王暢

吳祐

張奐

范滂

許劭

竇武

孟嘗

劉寵

黃香

范丹

徐穉

檀敷

公沙穆

向長

龐公

管寧

三國

諸葛亮

董和

邴原

王修

毛玠

華歆

時苗

鍾離牧

魏舒

劉寔

胡威

晉

山濤

崔洪

范宣

殷仲堪

阮修

劉超

劉惔

周鎮

鄧攸

吳隱之

陶潛

南北朝

謝弘微

孔覲

羊玄保

柳世隆

裴昭明

張環

陸慧曉

丘寂之

傅翹

任昉

傅昭

江革

徐勉

虞愿

長孫道生

高允

袁聿修

柳蚪

申徽

隋

王通

壺天玉露第二卷目錄終

壺天玉露第二卷目錄

廉鑑

唐

屈突通

尉遲敬德

許圜師

李襲譽

蕭倣

長孫順德

賈啟願

李日知

崔玄暉

張嘉貞

盧懷慎

杜暹

元德秀

劉允濟

李白

裴寬

李勉

楊綰

段秀實

陸贄

盧坦

孔戣

韋丹

何易于

鄭餘慶

鄭繁

宋

范質

曹彬

劉溫叟

盧億

呂蒙正

呼延贊

畢士安

寇準

王旦

李沆

張詠

曹修古

李及

狄棐

戚同文

李昉

杜衍

范仲淹

包拯

吳奎

趙抃

唐介

石介

程珦

趙槩

胡宿

李允則

郝戡

程顥

張戢

張田

司馬光

陳瓘

馬伸

趙善璪

范純仁

潘良貴

張九成

杜莘老

岳飛

胡松

朱震

葉顥

朱熹

張栻

劉樞

陳宓

真德秀

呂祖儉

崔與之

趙逢龍

孟珙

歐陽守道

謝枋得

元

趙抃

石介

唐介

趙抃

石介

唐介

九十四

金三卷 三十一 六十

許衡

許熙載

王與宗

王與宗

王純

王純

楊靖

楊靖

王復春

王復春

廉鑑

廉鑑

國朝

國朝

壺天玉露三卷目錄終

壺天玉露第四卷目錄

徐達

劉基

王復春

宋濂

楊靖

凌漢

王純

劉崧

張以寧

王興宗

葉春

齊泰

壺天玉露

目錄

三

九十五

方孝孺

周新

楊士奇

古朴

胡壽安

顧佐

山雲

魯穆

檀凱

林鶚

李時勉

陳敬宗

柯潛

耿九疇

薛瑄

劉實

余子俊

楊孟山

陶仕成

陶大臨

劉石潭

王翺

楊繼宗

葉盛

王恕

于謙

劉定之

周子良

豐慶

羅倫

盛顥

魏驥

楊守陳

何喬新

章懋

李綱

彭韶

鄒智

胡居仁

馬文升

盧秉安

岳正

鄺埜

劉大夏

王信

呂原

陳茂烈

黃鞏

張悅

黃仲昭

陳壽

蔡清

魯鐸

邵寶

劉忠

雍太初

胡世寧

羅欽順

何遵

吳嶽

黃卷

董朴

吳昂

廖梯

呂柟

柯維騏

羅洪先

湛若水

楊繼盛

錢薇

林春

鄭曉

張孚敬

海瑞

陳有年

祝世喬

壺天玉露第四卷目錄

終

壺天玉露卷之一

廉鑑

春秋戰國

季文子友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諫曰
 子爲魯上卿相三公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
 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其
 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
 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
 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



孟獻子獻子囚他七日自是他之妻衣不過七升
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
上也使爲上大夫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庀
家器爲葬備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
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
忠乎

孫叔敖爲楚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
牝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
裘則溫何不爲也孫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

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歿
屬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歿王封汝汝
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
惡楚人鬼而越人機機可長有者惟此其後莊王以
優孟之言召孫叔敖子封以善地子不受而請寢
丘焉王與之四百邑楚功臣封二世而收惟寢丘
不奪也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
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時客

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
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
令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
美拔其園葵而棄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
燔其機曰欲令農工士女安所讐其貨乎魯君歿
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
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晏嬰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旣相齊食不重肉妾不
衣帛一狐裘三十年每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

之曰噫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
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游皆得生焉臣
以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
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還不受公不悅
趨召晏子至景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
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
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
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
而顧其下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他日景公

分慶氏之郟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亾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郟殿乃足欲足欲亾無日矣不受郟殿非惡富也恐先富也且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君子曰公儀子之却魚也晏子之辭邑也皆以廉而持富者也卒之榮名得全而終有爵祿有以也夫

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一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止

而下降殺以兩禮也因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輝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先是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没没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

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
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
也夫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
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鬪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卹民之故也成王
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每朝設脯一束糗一
筐以羞子文至於後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
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

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
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歿無日矣我逃歿非
逃富也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宣公卒公子負芻賊太子而
自立晉君會諸侯討之執負芻歸京師將見子臧
於王且請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
下不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
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
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負芻於曹是爲成公子

臧盡置其邑與卿不出子臧讓千乘之國其廉大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後若干年吳有季札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日使過徐徐君愛其寶劍不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也及還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季札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

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挂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喜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季札去徐道逢男子五月披裘採薪於道傍有遺金季子顧曰取彼金採薪者曰五月披裘而採薪寧是拾金者乎不顧而去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哉

魯叔肸者宣公母弟也宣公弑子赤而自立叔肸

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
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抗志高矣其守
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宋告急于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
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
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
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旣許不穀
而反之何故對曰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
有死無寶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

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
子舍之傳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解揚之謂矣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王者
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
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
若人有其寶野人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
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
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
無寶也所寶者異也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亾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魯昭公在乾侯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羈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

晉文公出亾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賞獨不與舟之僑因酒酣自陳其辭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或曰卽介子推事佛肸以中牟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

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
 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
 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入鼎佛胷播而
 止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義之論有功者用田基
 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
 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
 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北舉遂入郢昭王
 出亾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倚於庭

墻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
 公為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
 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亾吾無臣若此吾亾無日
 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
 師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
 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
 也君既定矣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劉向論
 之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聲
 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

常法也

楚昭王出亾屠羊說從既反國賞從亾者亦賞說也說辭曰大王失國臣失屠羊大王反國臣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遂不受而反乎屠羊之肆荀瑩之俘於楚也鄭賈人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無其功而敢有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論者曰屠羊與賈小人之嗜利者也君子所不道也故秦將賈人子也

而亾羽用販繒屠狗也而敗以其見利而陷也而楚鄭之人反之說謂可以類盡人乎於乎世之貪天功以爲己力者往往而是視諸屠與賈也亦獨何哉當是時又有江上丈人云

伍負亾荆急求之乃如吳至江上見一丈人刺小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名族不告解千金之劍與之不受曰荆法得伍負者祿萬擔金千鎰子胥過猶不取我何以千金劍爲乎負適吳使人求之不得也每食必祭曰江上之丈人丈

人與鄰賈人蓋皆所謂非常人也傳逸其名惜夫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令人以幣先焉顏闔守
 陋間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
 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
 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
 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闔鑿坏而道矣
 荆輿者荆人也躬耕自給其妻偶之市楚王使使
 者齎百金造門曰請先生治河南荆輿不許也其
 妻從市還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而遺之哉門外

車轍何其深也荆輿語之故其妻曰許之未曰未
 其妻曰君令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
 之遂負釜戴經而與其妻去莫知所之
 爰旌目將有所適而飢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
 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而能視曰子誰也曰
 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盜耶胡為而
 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
 喀喀然遂伏而死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

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汗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歿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之四子者高士也其行皆過激非人情難繼然而蟬蛻穢濁之

中不獲世之滋垢何可少也何可少也

列禦寇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數千乘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

而殺子陽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
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
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
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汗我
我寧遊戲汗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以彼
遊方之外或辭粟而飢或却金而隱豈與溝瀆鄙
儒猥云苦節貞凶遂冒貨取者等哉或慨談禪者
衆也君子曰世患無禪耳誠禪則求田問舍俸俸

爲子孫作蛇蝎者無之矣由二子觀之誠有味也
夫

魯仲連說新垣衍不可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伍
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
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
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
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
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
事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其後二十餘年仲連爲齊說燕將下聊城田單歸
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
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魏王問天下之
高士於孔子順孔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
次其魯仲連乎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
魏公子無忌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
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彼
雖戰國策士乎誼至高矣公子所以厚自引下器

事侯生者誠重其廉也

趙王信秦間以趙括代廉頗將括奢之子也括將
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爲將身
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
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
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
帛歸藏於家而日視利便田宅可買者買之願王
勿遣王不聽括果爲白起所殺以其貪也
西門豹事魏文侯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

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
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
治鄴今臣得矣文侯復與豹豹因重斂百姓急事
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
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
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
知子今知子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君子謂豹廉
矣而節中變雖有激乎其爲之也然非君子所貴
矣

楚將子發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
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旣楚發
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
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
也臣舍不敢以衆威受賞君子謂子發之致命也
恭其辭賞也固而孫卿顧以爲飢議其亦劉子政論
申胥之意也夫

顏觸說齊宣王貴士宣王願請受爲弟子曰顏先
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

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貴寶矣
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
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
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則再拜辭去
觸於是爲知足矣夫觸生乎亂世見竒而輒復救
之其庶幾哉魯連流亞乎故曰歸貞反璞終身不
辱

西漢

董仲舒爲人廉直公孫弘治春秋不及仲舒而弘

希世用事躡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
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
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
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仲舒家居終不問
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
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公孫弘常稱人主病不廣大人主病不節儉弘爲
布被食不重肉汲黯常於帝前詆其詐弘爲人意
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卻者雖陽與善陰報其

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於乎國敗由官邪況乃握衡機卽貽素餐誚何如饕餮爲余每詠歎不盡

田叔爲魯相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祀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爲丞相長史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河

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少卿無相誣汙而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歿武帝以仁不畏強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李廣爲將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業事廣歿時一軍皆哭百姓知與不知皆爲流涕

鄭當時爲大吏，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卽奉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每朝候上，間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當時始與汲黯列爲九卿，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無餘財。

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俱上疏乞骸骨，歸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旣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

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與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舊有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貴者衆人之怨也，吾旣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況此金者，聖

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尹翁歸當宣帝初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舉廉累遷守東海廷尉于定國東海人欲屬托邑子兩人比相見語終日竟不敢見其邑子旣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官至右扶風卒

家無餘貲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曰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有何孟者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史稱亞翁歸云

王尊爲安定太守獎廉黜貪出教敕掾功曹各自砥勵助太守爲治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莖矣輔繫獄數日歿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奸臧威振郡中

盜賊分散入傍郡界

朱邑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累遷至大司農邑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改元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余嘗讀漢詔令周舉稱夷魚之廉王渙褒羔羊之義漢世廉吏爲盛由上有以風

之也夫

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廉直不見容上責之曰君門如市何以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羊續爲南陽太守時權豪多尚奢麗續敝衣羸馬以矯其弊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不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

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哉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疆數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

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

楊子雲雅寂莫家無擔石儲晏如也嘗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

荀恁少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本縣廣武聞其

名節約不入荀氏間

嚴遵賣卜成都市富人羅冲勸其仕為具車馬衣糧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尚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為我有餘而子不足也冲大慙遵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第一卷

終

君子不重則不威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



17560

書名	壹天玉露		
冊數	21	版別	圖明
定價	14.00		
編號	北字第	157號	

北京市圖書出版業同業公會印製



